

作家频道

## 莱西村落(四章)

崔均鸣

### 1 雨中邂逅

在莱西湖畔，邂逅一场豪雨。

接天连地，倾盆而下。急骤，而又迷蒙。

沿着溪流的指向，撑一把雨伞，赤脚走进产芝村的小街深巷。

雨打进土府邸或农家小院。历史的过往烟云，清晰着，模糊着。岁月溅落下的珠玉般的传说，在青瓦灰檐上跳跃着，滚动着。我们都成为一段往事的目击人和演绎者。

竹林深处，一枝一叶，每个人的耳廓都回荡着先贤发出的告勉。

一株千年古槐，收留了那些盘根错节的故事，并深埋于地下，许多斑驳的细节已经凝固成沉默的根瘤。飘摇的风雨中，我们的初心岿然不动。

在产芝湖畔，历史和现实邂逅。

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在村庄的各个角落里鲜活地盛开着。如同那些茂盛的藤萝，恣意昂扬地爬上了一处处农家小院的门楼，向每一位过客呈现出优雅的风姿。

时光，细腻地雕刻了过往，也塑造了现实——

一位裙裾飘飘的姑娘，款款走近，又慢慢远走。

雨雾中，我随那些清澈的溪流一道流淌进莱西湖深处，与那些快乐的鱼儿为伍。

并，幸福地坠入情网。

### 2 阳光玫瑰

雨后的牛溪埠村，阳光明媚。

蓝天白云之下，我与清风一道游荡在田间的地垄上。追随一位红脸农夫的脚步，听他讲一些梦想和憧憬的话题。关于秋天的模样，渐次浮现。

我曾经熟悉的那些蝴蝶、知了和蜻蜓，以及池塘里传来的悠扬蛙鸣，在这个夏天一道卖力地演绎着动听的田园交响曲。身临其境，我们人人都成为曲中的跃动的音符。

葡萄园里的幼苗正悄悄生长，那些鲜嫩的根系还在沃土之下潜伏。然而，一串串成熟的葡萄却早已经挂在农夫的心头。

一串串，鲜艳欲滴。

阳光玫瑰。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，瞬时闯入我的隐秘花园。

那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就倍觉甜蜜的名字，如同我的初恋女友，我在心里时常念叨着她，并努力想象着她如今的日子——很久很久以前，她远嫁北方某个省城，把自己移植到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去了。而我，却时常回望这葳蕤的旷野，一次次把那些繁茂的萱草搬回到书房的阳台上。施肥，浇水，期盼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如期开放。

### 3 乡村追问

袅袅升腾的炊烟在哪里？

衔泥筑巢的燕子在哪里？

娘亲唤儿回家的声音在哪里？

我追逐着五月的春风去探求真相。

生活有感

## 在大宁河上

张毅

这是二十年前的一段经历。那个孩子在河边奔跑的身影至今难忘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们乘坐的渡轮进入人称“小三峡”的大宁河。古栈道遗迹、崖壁上的悬棺、古朴的村寨、淳朴的山民一路散落在幽静的河岸上。大宁河仿佛巨大的卷轴，在历史的时空里一页页展开着。导游告诉我们，这里有许多远离现代文明的村落，住着原始的巴人后裔，这里的孩子每天要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学校求学。这里山民的主食是玉米、白薯。这里的牛羊是自由的动物，不需要圈养，因为四周全是大山。

渡轮行到一个村寨时，河边跑来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，身后跟着一条狗。孩子用清澈的眼神和我们对视着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女孩来自一个遥远陌生的世界。望着她的眼神，我产生了一种悲悯的想法：如果这个孩子出生在城市，将有一个幸福的童年，但她没有。她出生在一个渡船行驶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山里。这里的孩子不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，也许她的父母一辈子没离开过大山。

渡轮缓慢地行驶着，在我们即将离开村寨时，那个孩子突然跑了起来。她追着渡轮，如同一棵风中的芦苇，像是用她的动作和表情对我们说：叔叔阿姨，给我留下点什么。

由于离岸边较远，我们和同伴只能扔硬币。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掏出硬币，用力朝孩子的方向扔去。一枚枚硬币划着弧线飞向岸边，飞向岸边奔跑的孩子。其中几枚硬币落到岸边的石缝里，孩子用她纤细的手在石缝里摸着。但她没有摸到，那枚硬币被水冲向下游。我掏着口袋，把身上仅有的几枚硬币都抛了出去。我们一边抛，女孩一

现在，我眼前还经常出现这幅画面：一个女孩在江边的石头上奔跑，她使劲追着那艘渡轮。她身后是一只狗，在三峡支流的大宁河边。



插图  
阿占

投稿邮箱  
www.96791@126.com

每周  
六刊

生活秀场

## 献给青春

胡跃

新春时节，偶然读到一部中篇小说《蒙在鼓里》，眼前为之一亮。

这篇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的小说，故事发生地位于20世纪80年代的胶南县城。作者逢金一以饱满深情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十六岁少年的成长之旅，再现了少男少女苦乐交织的高中校园生活，展现了一代人途经青春时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探索。

小说语言含蓄雅致，又不乏幽默诙谐，尤其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与描摹，细腻真实、入木三分。自习课上盯着小虫发呆，想象它是哈姆雷特，“迷路般延宕不走”；同学蓬松的头发是“原子弹爆炸时所产生的蘑菇云”，还有老师掷地有声的教导足以“把地球甚至月球砸出几个坑来”……少年的奇思妙想和俏皮轻快，让人会心一笑。

青春期是从孩童走向成年的缓冲地带，也是感知自我、建构自我、确认自我的关键阶段，此时的自我定位和情感认知还处在模糊、混沌之中。和后座舒红心领神会的“放脚”“收脚”互动，与朱平电石火光般的眼神碰撞，让“我”怀疑自己是否“是在品尝一种很接近恋爱的滋味”。舒红、“我”、朱平，少男少女的隐秘心事和懵懂情思在文字间缓慢流淌，读起来有种青涩之感和清新之美。这是一种影影绰绰、晦暗不明的朦胧感情，它可以指向简单澄澈的爱，但似乎又无法用“爱情”二字简单论定。“每个男孩都带点温柔，每个女孩都有点直爽”。同学之间互相信赖、欣赏、崇拜，这是一种干净、纯粹，不带一丝杂质的真挚感情。逢金一对少年复杂多变之内心的细腻把握和观察，可见一斑。

小说中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在表明，青春自我尚未定型时，个人所接受的所有外在建构。“万物在镜中发现自己，镜子则需要在另一面镜子中发现自我。我就是镜子，我在寻找另一面能发现我的镜子。”敏感多愁的舒红、才华横溢的朱平、坦率真诚的薛永青……这些人物都是“我”用来观照自身、确认自我的镜子，哪怕是嚣张跋扈、出手打人的李永德，善良忠厚却私下行窃的丁鹏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让“我”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，建立起了初步的价值评判体系和世界认知方式。

在彷徨孤独的青春里，少年生发出自我意识，辨认出了孤独个体之存在，在茫茫人海里寻找同伴，渴望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交汇。但就像置身于荒野里拼尽全力吼叫也得不到回音，鲜少有人能够洞明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，“但伤知音稀”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。逢金一把这种迷惘与找寻的人生状态比作“蒙在鼓里”，人人都是“隐秘的王国”，互不了解又互相找寻，在一次次失落中蹉跎一生。

二十多年后“我”重回故地，故乡早已物是人非，当“我”以成年人的视角重新回顾青春校园生活，每个文字便都浸满了怀旧和伤感的味道。回忆与现实的交叠、纠缠形成一种超现实的时空状态，一边是少年成长的情感经验，一边是成人视角的深情回眸，用成熟之“我”来追忆、美化少年的情感世界，让少年的头脑时时闪现成人的复杂念头。频频回望青春的过程，亦即召唤青春的过程，召唤回一度被遗忘的理想主义与纯真本我，并牵引着“我”走进成人世界的角斗场，“走进小城的万家灯火中”。